



巫思远个展“The Father”中，最引人瞩目的作品之一是“The Father VII”。长两米半的油画有七个李光耀图像同时出现。（张三丰摄影）

巫思远个展“The Father”

周雁冰 / 报道

七个李光耀同现画面

看我国艺术家巫思远的画展，原本以为会被空荡荡的建筑物图像所环绕，但现在环绕记者的，却是一幅幅建国总理李光耀的油画像。

画展取名“The Father”，展出16件以李光耀为主题的作品。巫思远说他左思右想，想不到一个合适的画展中文名称。“叫‘父亲’感觉很奇怪，因为英文的‘Father’有更广的涵义。”

在这以前，巫思远没有正式画过人像，就算是在建筑题材作品当中，他也从不加入人物。2012年年底，他感觉自己的创作需要新的元素，就想挑战先前一直忽略的人物画。“希望创作出有力量的图像。于是想到自己这一生当中，谁对我的影响最大，就决定画李光耀。”

决定了之后，巫思远感受到呈现这位新加坡建国人物的敏感性。一直以来，以李光耀为创作基础的作品并不多。比较西方艺术家对政治人物在作品中的运用，本地艺术家鲜少将李光耀纳入创作。一般刻画他的作品，多是写实人物画，直截了当，不提供太多另类思考的空间。

一半作品中的李光耀坐在椅子上

巫思远的“The Father”系列，最早一件作品完成于2012年11月。画中的李光耀描绘得相当模糊，只是在轮廓、服饰上让人认出画中人身份，对脸部细节没有太多刻画。巫思远谈到这件作品时说：“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无可置疑，受到很多人的敬仰；与此同时人们对他却又带着敬畏。我从来没有见过李光耀，就连远距离也没看过。只是从报章电视上看过他的照片、录像。我就想把这种既遥远又接近，复杂矛盾的情绪表达出来。”

从构图上，有一半作品中的李光耀坐在一张厚重，看似精雕细琢的椅子上，让人联想起英国艺术家法兰西斯·培根绘画教宗英诺森十世（Pope Innocent X）的作品。“我确实是在构图上受到培根的启发。因为李光耀对我来说就是‘王’，建国以来，没有谁有



从未正式让人像入画的巫思远，一口气创作了16件李光耀画像。（李白娟摄影）

他的远见和胆识。但人非圣贤，他也做过不受欢迎的决策。这或许是任何国家建国过程的必经之路。”

巫思远说，画中的椅子源自互联网图像，通过画笔描绘，像是一节节搭起的积木。“椅子有体积感但似乎并不稳定，我想这是我对权力所提出的某种思考和疑问。”

5杯清水和6个石榴

展览最引人瞩目的作品之一是“The Father VII”。长两米半的油画有七个李光耀图像同时出现。

巫思远在7个人物面前画了5杯清水和6个石榴。中间的石榴被剖开，露出红色石榴籽。石榴在不同宗教与民族的信仰中具有不同的意义。基督教将之与永

恒的生命相连，而中国人则把它当做是财富与多子多孙的象征。巫思远说自己画上石榴的原因很简单，不过是因为当时教课写生时用到不少石榴，觉得颜色构图合适，就画到作品中。“不过，却引来不同人不同的解读，这也是始料不及的。”

一口气画了16件以建国总理为题材的作品，巫思远说下来不再画了。因为这批画已经消耗了他对人物的想象和所需要的表达。

巫思远最后完成的“The Father”是一幅李光耀的背影，挂在画廊的大门处。尽管只是背影，却能马上认出画中人物。唯一的孤身背影也不禁叫人想起朱自清那一篇关于父亲的散文——《背影》。

■ 曾将李光耀入画的部分艺术家

2006年，多媒体艺术家黄汉冲（Jason Wee）创作了装置艺术《不再流泪的李先生》。他以8000个摆在台阶上的洗发水瓶盖，利用瓶盖的开关制造视觉效果，制作了李光耀在1965年宣布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时流泪的图像。

2010年，新加坡艺术家王文清（Jimmy Ong）创作了三幅水彩画，将李光耀摄于1965年前的半身像重新处理，采用的是美国画家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构图法；以百老汇名曲《阿爸的话》（“Papa Can You Hear Me”）为作品起名。

2010年，新加坡艺术家Ong Hui Har创作了一系列带有波普亮色背景，配上黑灰白人物的李光耀及家人图像，画展起名“Harry, Lee Kuan Yew”。

在新加坡之外，韩国艺术家金东园（Kim Dong-Yoo）用许多小型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头像图案拼凑出李光耀的肖像，刻画新加坡与西方世界千丝万缕的关系。

● 巫思远画展“The Father” / 明日至3月8日 / 星期一至五上午10时至晚上7时，星期六上午11时至傍晚6时 / 淮先觉画廊，50 Cuscaden Road, HPL House #01-01 / 入场免费 / 电话：63390678